

董 汉 河



# 西路军战俘纪实

# 西路军战俘纪实

董 汉 河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西路军战俘纪实  
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续篇

董汉河 著

---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银川新华西街105号)

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2.5 字数: 197千 插页: 2

印数: 1—10,000册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版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沈克尼 责任校对: 杨洪庆

封面设计: 项玉杰 版式设计: 李茂华

---

ISBN7-227-00697-2/I·154 定价: 4.30元

## 小 引

写完《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》<sup>①</sup>，言犹未尽。西路军失败后，近两千名女战士的遭遇固然是“空前的屈辱，空前的悲壮”。然而，这只是那灾难历史的一个侧面。它的另一个侧面——西路军数千名将士在绝境中的挣扎、奋斗、散失、被俘与逃返的遭遇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他们中有总指挥、军长、师长、团长、回民司令，也有党史上称之为“二十八个半”中的有关同志。在失败后的半个世纪中，他们中有的返回陕北，仍然驰骋在杀敌疆场；而多数人在敌区历经坎坷：被活埋、被残害、被枪杀者自不待说，有的逃离后当过道士、澡塘伙计、挖煤工、理发匠、钉鞋匠，有的甚至变成了连汉语也不会说了的牧羊人，……半个世纪后，他们中有的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、国家的高级干部，也有的散落民间，为生计顽强地

---

①《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》一书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1月出版单行本。

奋争着，今天仍咀嚼着五十年前那场悲剧给他们带来的苦果。

“苍海横流，方显出英雄本色。”失败是最严峻的考验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人们习惯于承认成功的英雄，而不大关注失败的英雄。现在，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失败的悲剧英雄吧。

# 目 录

## 小引

### 第一章 他（她）们在这里团聚

北京：王定国的心事

西宁：“西路军纪念馆”落成前夕

纪念碑和雕像下：生者与死者的团聚

生者与生者的团聚：华全双与陈秀英

生者与生者的团聚：王定国与绽永贵

终于承认了儿子，却未承认母亲

### 第二章 西路军战俘总数、人头、酷刑与被奸污者的自述

西路军战俘总数

五颗人头

一张照片

四颗头颅的旅行

头颅的价值

西路军被俘将士遭受的酷刑

酷刑“三大套”

虐 杀

点天灯

被奸污者的自述

### 第三章 出家的战士

喋血梨园口

出家的战士

### 第四章 左支队、蘑菇台子和道士

蘑菇台子

郭老道·左支队·程世才

题外的话之一：象牙佛与张大千、

于右任及地头蛇

题外的话之二：开明老道？风流老道？

### 第五章 红色的种子

石包城

蒙族化了的“何娃子”

忘却了汉话的廖副营长

### 第六章 李特的马伕

### 第七章 川陕省苏维埃主席，他不愿回故乡？

饿死酒泉

雪山被俘

裕固族头人放他出走

流落酒泉

“你那么大的官，怎么不到北京去！”

### 第八章 右支队的散失和王树声

淘金狭谷：巧遇孙玉清、熊厚发

走出腾格里

王树声脱险

## 第九章 一个和“半个”

驻“百慕大三角区”的大使

他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

“我忘不了带路死掉的那个藏族老人”

巧遇徐一新

“峨眉山来的喇嘛”

临走才知道他是红军里的大官

兰州——西安——延安

“我等了13年，没见一个人来。”

“篮球——排球——足球”

终于见到了离休在家的外交部副部

长徐一新

## 第十章 尸骨横陈的道路

参与者的交待

幸存西路军被俘战士的见证

## 第十一章 马步芳组织的新二军补充团

他们的被俘

补充团的组建

修筑兰西公路、惠宁桥和昆仑中学

风雪之夜过祁连

1500名战俘与120万银洋

## 第十二章 被剥光衣服的战俘和失踪的“山东大汉”



**第十三章 在地狱中修建天堂**

**第十四章 中山医院和军乐队**

中山医院

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处女，仍难幸免……

马步芳的军乐队

**第十五章 半个世纪：一份被扣压的电报**

被俘的西路军电台工程师刘景炎

六位西路军电台人员的被俘

在马步芳的西宁电台

扣压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

逃返延安

“文化大革命”：40年后又相

逢，仍是患难弟兄

**第十六章 武威“童子营”**

痛踢“矮班长”

武威造反

古浪城打副官

兰州抓阍

**第十七章 叛徒的下场**

不愿回延安的西路军回民司令马良俊

主动投降又被枪毙的西路军五军某师

师长郭锡山

**第十八章 他死了11年，子女还在为他申冤**

不速之客

他咯着血，仍然在吃尿泡和猪血  
100块钱，打发了他的一生

### 第十九章 独骑英雄

花白胡须的老者，涕泪纵横，边哭边说  
第一任县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 
他单人独骑降服敌酋马元海  
终于领到了“西路军老战士证”

### 第二十章 割不断的深情

“我命大，三次死里逃生……”  
他带领的那个营最后西渡黄河  
遗恨高台城  
死里逃生  
忘不了那位汉族老妈妈  
割断情缘  
巧遇土族老人和吃大户的难民  
胜利之后又相逢

## 第一章

### 他（她）们在这里团聚

中国古代的小说、戏剧，往往设计一个大团圆的结局，以表达作者和读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到了现代，许多文学作品中也都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。就连鲁迅也不例外。他的小说《药》的结尾处，在瑜儿的坟头加了一个无名氏献的花圈，以表示人民心中还暗暗记着这位献身的革命者。在《呐喊自序》中，鲁迅解释说：“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梦的青年。”

然而，以真实为生命的报告文学，既不能编造大团圆的结局，也不能妄加光明的尾巴，只能如实道来。

西路军部分幸存将士确实有过一次大团圆，这就是青海省和西宁市人民政府举办的“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”。时间是1988年8月中旬，地点在西路军蒙难人数最多的高原古城西宁。

那是一次西路军部分幸存者和部分死难者的

团圆。幸存者有来自北京的高级干部，更多的则是流落西宁的蒙难者；死难者有西路军红九军军长孙玉清，更多的是不知名的西路军普通官兵。

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青海省和西宁市人民政府，他们不惜人力物力为西路军建立纪念馆，为西路军蒙难将士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团圆机会，这是大德！大功！同时，也有些许不足之处，也有些许发人深思之处。

## 北京：王定国的心事

1988年6月底在北京参加《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》作品讨论会期间，谢老夫人王定国告诉我，西宁要在8月1日举行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，届时将邀她前往，希望我也能同去。

北京的炎夏，热得叫人受不了。7月14日，我到王定国家辞行。这位74岁的老人，也热得穿着条深兰色的裙子。她当年也曾是西路军蒙难女战士，被俘后有幸逃脱，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同志结为伉俪。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，她一直牵挂着一起被俘蒙难的战友们。给我倒过茶，她叮嘱我说：“你回兰州后给陈素娥和刘龙捎个信，就说为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烈士修建的纪念碑和塑像，八月一日和西路军纪念馆同时在西

宁落成。他俩要是去，我就去；他俩要是不去，我就到北戴河疗养去。问好后尽快给我回个信！”

陈素娥我是熟悉的，这位出生在川北的女红军，当年曾是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，与原红九军军长未正式举行婚礼就怀了孩子。因西路军失败而被俘后，孙玉清在西宁被杀，陈素娥在西宁生下的孩子被别人收养。解放前，她怕敌人害死孩子，不敢说出孩子的父亲；解放后，慑于世俗舆论的压力，陈素娥和刘龙几十年相依为命，宁愿长期过着艰辛清苦的生活，也不愿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。王定国对世俗舆论很不以为然，她曾当着我和其他人的面说：“会宁会师前后，陈素娥常到孙玉清那里去。有一次她一夜没回来。第二天我们剧团的团长批评了她，还罚她挑了三担水。咳，那时我们好多人都有男朋友，就是因为打仗紧张，不能结婚。”过后，她又单独对我说：“那时我也有男朋友，是红五军的青年科长，重庆碧山县人，叫张××。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我曾对谢老说过，谢老当时对我说：‘他要是逃回来，你就跟他去。’可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没有音信，可能牺牲了。”

我听后沉思良久，是啊，她们是女红军，但她们也是人，是活生生的女人。50多年前，她们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，处在爱情的黄金季节。有

朋友，有恋人，是正常的。因为战争，不能结婚，有人不慎怀了孩子，难道还要蒙耻终生吗？我知道，1983年王定国和伍修权重访西北故地时，已经为西路军蒙难将士们解决了一些问题，那时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，加上陈素娥母子有顾虑，怕弄不好不但得不到承认，反倒坏了名声，组织上没有公开认定他们母子是孙玉清烈士的遗孀和遗孤。此后，王定国曾为此事找过当时的甘肃省省长陈光毅。陈光毅也曾专门去看过陈素娥母子，并送了500元的生活补助费。可不久陈光毅调福建当省委书记去了，此事又搁置下来。王定国可能认为，现在条件成熟了。要不，她怎么把陈素娥和刘龙母子是否参加孙玉清烈士塑像落成典礼，作为自己去西宁的前提呢？

7月16日晚，北京飞往兰州的客机在乌黑的云层上面向西翱翔。我凭窗远望，云层的西端有一抹曙光似的亮色，迟迟不肯退去。似乎我乘坐的这只银白色的大鸟，正在奋力掠过乌云，追赶着太阳。我久久凝望着天边那一抹亮色，心中也升起一抹亮色——孙玉清烈士的遗孤和遗孀，在西宁即将召开的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期间，可能会得到承认吧？某些西路军蒙难者的问题，也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和落实吧？

次日上午10时，我匆匆忙忙骑车赶往陈素娥

家。途中，我有些惶惶然，惴惴然：未经陈素娥和刘龙允许，我就在《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》中公开了他们母子与孙玉清烈士的关系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见了他们该怎么说呢？

我怀着准备挨骂的心情，推开了陈素娥那自己钉制的院门，只两步，便跨入那间低矮的小屋。小屋中央杂物堆积如山。50岁出头的刘龙，正在和两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粉刷墙壁，却不见陈素娥的人影。刘龙慌忙拿过一块脏兮兮的旧蓝布围裙，铺到一个破木箱上，让我坐；然后又擦着手给我找烟。这时，71岁的陈素娥才从一大堆杂物后面钻了出来，冲我微微一笑，毫无责备我的意思。

我赶紧开门见山，转达王定国的口信，问她8月1日去不去西宁。

“去。到时只要邀请，我们就去。不邀请，我们不好去。”陈素娥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我发现，她脸上涌起一股淡淡的红晕，说话和动作都利索多了；与8年前我第一次见她时那麻木沉默的表情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我当即拿出纸和笔，坐在破木板箱上给王定国写信，说明陈素娥和刘龙的意见。待他们母子在信的末尾签了字，我便在归途中塞进了邮筒。

7月21日，王定国在给我的回信中说：青海

有关方面，原定7月20日前来邀她，但至今未见人影，她准备马上去北戴河疗养。

这就意味着，陈素娥和刘龙也不会被邀请去西宁。

我的心沉了下来。这消息对于陈素娥母子，无疑是当头浇下的一盆冰水！我不忍心去告诉她，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拖了几天。我料定，陈素娥一定在为等待青海方面的邀请而心焦。7月30日下午，我硬着头皮，又来到陈素娥那间低矮的小屋。

粉刷过的小屋较前明亮多了，可陈素娥的脸却阴阴的。我噤着，好不容易才把王定国未收到青海方面邀请的事说了出来。陈素娥听后一下子坐在沙发上掉起泪来：“唉！真叫人不得活呀！原先不说那些事，心里倒平静。可今年5月份西宁党史办来个姓陈的主任；还有个姓孙的，老一些，是个什么教授，他们拿来孙玉清的石膏塑像，让我看像不像，我觉得那塑像不如孙玉清本人年轻，不如真人漂亮，嘴唇也有些不像。可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掉。他俩请我们全家到饭馆吃了饭，照了像，说到‘八一’落成典礼时，要来请我们。后天就是‘八一’了，今天还不见动静。唉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！不说原先那些事心里倒平静。如今不上不下的，这叫啥呀！……”



我本想说完就走的，见她难过掉泪，我只好陪坐在沙发上，陈素娥又止不住地说下去：“为了刘龙这孩子，我受尽了苦了！我常说，刘龙啊，你要对我好呢，你要对我不好，我可没法活了……”

她全部身心都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，说得那样动情，那样曲折细腻，感人肺腑，简直是真实的小说和电影啊！

待她说完，我看看腕上的表；哟，已经晚上7点了。陈素娥一下午光顾跟我说话，还没顾上吃饭哩！这位饱经磨难的71岁老人身体受得了吗？我心中不安，赶紧起身告辞。

陈素娥说：“你明天到西宁去问一问吧！到底是咋回事？”

“哎呀，没有车啊！”我感到突然，也有些为难。

“每天下午3点，都有兰州直开西宁的火车，几个钟头就到了，花不了几个钱。”

我略加思考，便点头答应了：无论如何，我是不能再让这位伤透心的母亲失望了！

陈素娥把我送出院门，又扶着那破旧的木板门说：“唉，真没意思！要是不说以前那些事，安安静静地活着，也就算了，可现在说了，又不上不下的，心里乱下了。唉，真不是滋味……”